

若葉是知道的。
她知道自己是自由的。

即使雙腳被疫病神所束縛，無法行走也不便於移動，心依然能透過閱讀在知識之海之中漫遊，透過書裡的世界，她彷彿知道了整個世界。

只有那時她才覺得心不再孤單寂寞。

五月暮春，天氣逐漸炎熱了起來，早蟬在樹梢初試身手。平家西屋的午後是那麼的平靜，小葉長成了大葉，從嫩綠轉濃，蒸騰而上的地氣雖然被人稱為暑毒，在這暮春之時卻也恰到好處地溫暖。

她一如往常地坐在擺放在廊上的小几前，几上散落幾宗卷軸與書本，一些攤開的紙張上有著紅色的標示，那是若葉一直以來閱讀時標記重點的習慣，她總是笑著說那樣能讓她往後想複習時能快速找到讓她感動的地方。

然而這些她也只能說給自己聽，侍女不懂這些，無法理解文字為何能帶給若葉快樂。

如果覺得悲傷，那為什麼不能說出口呢？

無論是父親還是母親，都對她愛護有加，然而自己卻無法回應他們的期望，這樣不是很悲傷的事情嗎？

因為現實太過殘酷，所以只能將自己的感情寄託在書中了。

若葉趴了下來，不淑女地倒在冰涼的廊上，剛被清水擦試過的木質地板很是涼快，還帶有淡淡的香氣，是僕人們在擦試的水中加入了香精才會有這樣的味道。

啊啊，好無聊啊。

若葉這樣想著，溫暖而舒適的氣溫包裹著她。午後是不會有人來西屋的，除了自己的貼身侍女與來打掃的僕人還有父親母親長輩外，若葉沒有見過其他人，也不會有其他人來。

她的意識逐漸朦朧，在意識即將沉入夢鄉前，她聽見了一些聲響出現在前庭中，然而若葉只是繼續閉著眼。

她換了個姿勢，在聲音都消失之後，若葉陷入了沉睡。